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2.002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赵长江

(西藏民族大学 外语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 汪榕培; 典籍英译; “三化”; “传神达意”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2-0008-08

A Study on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ZHAO Chang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Wang Rongpei, an expert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translated *Laozi* and *Zhuangzi*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making Taoist classics literary, and a good reception effect has been achieved. He transl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to contemporary English, making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and showcasing its charm. He borrowe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painting ones to propose the retranslation concept that “being translatable is not an eternal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standard of “conveying spirit and ideas”,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Wang Rongpei’s “three transformation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Wang Rongpei;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three transformations”; “conveying spirit and ideas”

收稿日期: 2023-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19BYY097)

作者简介: 赵长江,男,河北吴桥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博士,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红楼梦》英译和民族典籍英译。

汪榕培（1942—2017）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典籍英译专家。1967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会长。其译作有《英译老子》《英译庄子》《英译易经》《英译诗经》《英译陶诗》《陶渊明集》《英译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英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英译牡丹亭》《英译邯郸记》《吴歌精华》《评弹精华》《昆曲精华》《苏剧精华》等。从体裁类别看，汪译可分为道家作品、诗歌和戏剧。其译作目前有8种入选《大中华文库》，是翻译家中入选最多者。

截至2023年10月27日，在知网以“汪榕培”与“翻译”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论文310篇，涉及主要主题有：汪榕培、《牡丹亭》、传神达意、《庄子》、《诗经》、典籍英译、美学视角、翻译美学、译者主体性、陶渊明、比较研究、翻译策略、理雅各、英译本、汤显祖、译者风格、翻译思想等（按发文量多少排序）。由此可知，学者关注的焦点表现在译者研究、《牡丹亭》英译研究及其翻译思想“传神达意”等方面。研究汪榕培翻译的专著不多，仅有三部：蔡华《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读——复调的翻译现实》和《译逝水而任幽兰——汪榕培诗歌翻译纵横谈》，傅瑛瑛《传神达意——中国典籍英译理论体系的尝试性建构》。汪榕培翻译的研究人员有霍跃红、蔡华、张玲、傅瑛瑛、黄中习、王维波、张智中等。总体而言，其研究主题丰富，视角多元，研究人员多样，但与其翻译成就相比，依然存在研究空间。本文拟以汪榕培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为基础，探讨汪榕培翻译中的“三化”：道家典籍文学化，文学典籍当代化，翻译思想古典化。

一、道家典籍文学化

汪榕培思想上倾向道家，这是他英译《老子》《庄子》和陶诗的潜在前提，但还需要一个契机来激活。汪榕培自称，1991年他在北京白云观游览时发现没有《老子》英译本出售，便萌生了将《老子》译成英文的想法，以便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道家思想。为了解国外《老子》英译情况，汪榕培去美国时买了十几种《老子》英译本，他发现这些译本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决定亲自英译《老子》，此为汪榕培英译中国典籍的缘起。

1996年汪译《老子》（合译者为威廉·普芬博格 William Puffenberger）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名 *Tao Te Ching*，属于威妥玛拼音法，西方读者熟悉，传承性好。定价10美元、7英镑和78港币，没有人民币定价，面向香港和国外销售，这与汪译《老子》初衷一致：目标读者为外国人。汪榕培在该译本前言中提到，译文底本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但不拘于这一底本。英译原则是：（1）忠实古代文本的原意和意图；（2）译为易于理解的现代英语；（3）汉英对照，汉字下标注中文拼音，方便懂中文的外国读者比读与研究。汪榕培吸收《老子》版本研究的最新成果，属于先研究后翻译，且有明确的目标读者，关注阅读接受。

如《老子》开篇：“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Tao can be defined as “Tao”,
But it is not the eternal Tao;
Names can be used for its name,
But they do not give the eternal name.
The nameless Tao i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The named Tao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1]2-3}.

汪译特点有：（1）分行。汪榕培以分行的诗歌体翻译《老子》，是因为《老子》本身具有诗性特征；汪榕培强调了这一点，关注《老子》的文学性和审美特征。（2）达意。追求原意，易读易懂。（3）形式整齐。行末重复 Tao、name 和 things，突出道、名、物之间的关联。

《老子》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From Tao comes oneness;
From oneness comes the duality of yin and yang;
From duality comes the equilibrium of yin and yang;
From equilibrium comes all things under heaven^{[1]114-115}.

回译：一来自道，阴阳来自一，阴阳平衡来自二，天下事物来自阴阳平衡。汪译少了“三”，与原文有差距，但更接近西方思想，读者易理解。

对比任继愈的译文：

Tao gives birth to the unified thing (One),

The One splits itself into two opposite aspects (Two),

The Two gives birth to another (Three),

The newborn Third produces a myriad of things^[2].

任继愈是哲学家,对原意的理解和把握更深刻,极少解释、增添或删减,译文语言更准确,这就是研究人员与专业译者翻译的不同。

除“道”音译外,汪译《老子》中的关键词都是意译,如“德”译为 virtue,“有”译为 being,“无”译为 nonbeing,“仁”译为 humaneness,“义”译为 righteousness,“无为”译为 no action。汪译以沟通交流为目的,尽量使用常用词,带有文学色彩,强调阅读感受。但汪榕培把“三”译为“平衡”值得商榷,“一”指太极,“二”指阴阳,“三”指天、地、人三才,有了三才便有了万物,这是中国哲学生生不息的思想;西方思想多二元对立,很难理解“三生万物”,故汪榕培为照顾西方普通读者的理解改变了原意,这也是中国儒道经典文学化翻译容易出现的通病。

1996年汪榕培和任秀桦合译了《庄子》。汪榕培在译本前言中提到英译缘由及其英译优势:

(1) 汉学家译本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外国汉学家在理解《庄子》方面存在误读;(2) 为了忠实,汉学家弄出一些“中国式英语”,文气不能贯通;

(3) 国内译者可以了解《庄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将成果运用到译本中;(4) 译者对中国文化和比较文化都比较喜欢。汪译目标是,力求形成一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译者翻译的较好译本,让《庄子》的真实面貌和思想真谛全面走向西方。汪榕培的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但认为汉学家理解《庄子》存在误读有以偏概全之嫌。在中国典籍翻译中,由于译者的翻译宗旨、策略及社会时代的变化,产生的译本几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读情况,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译本,每个译本都是原本的仿拟本,不会与原本一模一样,汪译本也不例外。此外,汉学家的“中国式英语”是有意为之,在认识和传递中国文化方面具有较大价值。由此可知,汪榕培强调译文流畅,保留文学的审美特征,而汉学家则试图通过“中国式英语”,更好地再现中国的道家思想,这是汪译与汉学家翻译的最大不同。

汪榕培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

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3]前言23}。故此,汪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有:

(1) 直译。在英语读者可接受的基础上尽量直译,保留原文的对应词和对应结构。

(2) 解释性翻译。直译不足以传递原意时,采用解释性译法,以免用注打断读者阅读。

(3) 灵活变通。直译有可能产生误解时,采用变通方式,即使是概念或术语也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如“无为”可译为 non-action, do not take any action, do nothing 等。

(4) 个别地方增译了庄子的“不言之意”。

从翻译策略看,汪榕培未把《庄子》看作思想类著作,而是将其看成文学作品,强调“艺术风采”,故后三种翻译策略比较适合英译文学作品。如汪译《庄子·外篇·骈拇第八》第一段: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

Webbed toes and double fingers come from nature, but they are additions to man's integrity. Warts and tumours grow out of human body, but they are unnatural additions. The superfluous humaneness and righteousness are much propagated and are even compared to the five internal organs, but they are not the right approaches to Tao and virtue. Therefore, the web between the toes is but a piece of useless flesh; the appendage to the hand is but a useless finger. The excessive addition to the human nature—the superfluous application of humaneness and righteousness—is but an abuse of the auditory and visionary power^{[3]146-147}.

汪榕培主要采用直译,不增不减,而庄子要阐明的道理和文风自在译文之中,文气也是贯通的。其实,越是直译越能体现原文的神韵,译者的变通属无奈之举。若按照译者的某一意图主动或有意操控原文,译文就极有可能体现的是译者思想而非原作思想,这反而有害于原文。

1993年汪榕培和任秀桦出版了《英译易经》(Book of Change)。据研究,《易经》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于1876年,译者是麦丽芝牧师(Thomas

McClatchie, 1813—1885), 译名是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Yih King or the “Classic of Change” with Notes and Appendix*, 出版社是上海美华书馆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和 London: Trubner & Co.; 最后一个译本是约翰·闵福德 (John Minford) 译本, 译名是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出版于 2014 年, 出版社是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易经》译本总数约 86 个^[4]。

《易经》由卦辞(卦义文辞)、彖辞(总括之辞)、象辞(对“像”的表达)、爻辞(爻义文辞)等组成。《易经》是“五经”之一, 思想复杂, 与儒家的“中和”和道家的“道法自然”都有关联, 因难以归类而自成体系。或许是《易经》包含的道家思想引起了汪榕培的注意, 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如“乾卦第一”:

乾, 元, 亨, 利, 贞。

初九, 潜龙勿用。

九二, 见龙在田, 利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 厉, 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 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上九, 亢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The qian hexagram (the symbol of heaven) predicates the supremacy, success, potentiality and perseverance.

—1. The dragon is lying in wait.

The time for action is not ripe.

—2. The dragon appears in the fields.

It is time for the great man to emerge from obscurity.

—3. The gentleman strives hard all day long.

He is vigilant even at nighttime.

By so doing, he will be safe in times of danger.

—4. The dragon will either soar to the sky

Or remain in the deep.

There is nothing to blame in either case.

—5. The dragon is flying in the sky.

It is time for the great man to come to the fore.

—6. The dragon has soared to the zenith.

It will regret sooner or later.

—7. None of the dragons claims to be the chief.

It is a sign of good omen^[5].

汪译语意明确, 简明流畅, 从语言角度看适合普通大众阅读。可是, 读者能否读懂《易经》? 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易经》主要是占卜之辞, 而占卜则涉及“五行”“天干”“地支”等, 故真正能够从中国哲学和占卜两方面贯通《易经》者少之又少。此外, 汪译没有注释, 使得读者阅读更加困难。若不从占卜角度看待《易经》, 《易经》是最具开放性的文本, 读者会依据自己的经验赋予《易经》不同的理解, 这也是《易经》译本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从上述三部译著看, 汪译特点为: (1) 不悖原文, 不加入个人理解; (2) 使用现代英语, 用常见的小词, 流畅度高, 接受度高; (3) 多采用诗体形式, 给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空间。读汪译就像是读诗, 阅读感受较佳, 文学性因子较多, 这正是汪译与其他译本的不同。不过, 过多关注中国哲学的文学性和可接受性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即弱化了原文的思想性及其深度。

二、文学翻译当代化

随着社会生活不断丰富, 语言本应也更加丰富。可是, 面对丰富的生活, 为了提高效率和速度, 人们要求语言省时省力, 越简单越好, 故许多语言都出现了简洁洗练的特色, 即用简单的常用词表达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文和英文都有类似倾向, 这也可以说是语言当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汪译文学作品皆中国古代经典, 如《牡丹亭》、《诗经》、陶渊明的诗(以下简称陶诗)等, 但这些经典之作不再为古人阅读, 而是为当代读者服务, 故英译时既要保留原文的古雅, 又要适合当代人阅读。汪译本采用当代英语, 略带古味, 基本上平衡了这一矛盾。汪榕培的做法是: 先确立“传神达意”翻译标准, 以区别以往译本; 之后在此标准指导下, 衍生出如下 4 个翻译策略。

(1) 创造性、准确地再现原著风采。“创造性”即不字字对译, 而是采用明白易懂的英文来翻译。如“吾今年已二八, 未逢折桂之夫”译为 I've turned sixteen now, but no one has come to ask for my hand^{[6][848]}, 未直译“二八”和“折桂”, 更符合英美人的阅读习惯, 否则要添加注释, 导致译文繁琐。

(2) 不拘泥于原文意象。只要读者能明白,就保留原文意象;读不懂,宁可失去意象。如《牡丹亭》第二出“言怀”中的几句唱词:“定佳期盼煞蟾宫桂,柳梦梅不卖查梨。还则怕嫦娥妒色花颓气,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皱眉,浑如醉。”

Although I long to wed and get a post,
I Liu Mengmei will never make a boast.
For fear that beauty fades away too soon,
I seem to sit on pins and needles
And cry for the moon^[7].

“蟾宫”“桂”“查梨”“嫦娥”“花”“梅子”“柳”等略去不译,损失自不待言,或许未来会有解决方案。

(3) 采用当代英语,略带古味。以时间论,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的年代大体相同,但不能译为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语言。汪榕培说:“当代的英美读者对莎士比亚的语言也有点陌生了。但是如果能够带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却又没有离开当代英语的规范(containing the flavour of the far away and the long ago yet never really archaic to be intelligible),则大功告成矣。”^{[6]848}

(4) 力求押韵。汪榕培把《牡丹亭》中的诗和唱词都译为韵体,但他深知,这样译极有可能费力不讨好,如“惊梦”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The flowers glitter in the air,
Around the wells and walls deserted here and there.

Where is the “pleasant day and pretty night”?
Who can enjoy “contentment and delight”^{[6]849}.

与原文相比,四个韵词中,只有 delight 能与原文的“乐”相匹配,其余三个韵词则为押韵而添加。只要不损害原意和原文意象,添加是可以的,英诗中也常有这种现象;但添加过多有为押韵而押韵的嫌疑,从而失去押韵的意义。

汪榕培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基本上能契合其“传神达意”标准,但也有可商榷之处,如例(2)省译“意象”,例(4)力求押韵,会减损中国文化因子,降低译文的忠实度。

1999年3月,汪榕培去江西抚州(临川)拜谒了汤显祖陵墓,《牡丹亭》中的生活场景不断

出现在译者脑海中,使其萌发一种强烈的翻译欲望,两个月内就译出了最后15出戏。照此速度可一年译完,但实际用时三年,这说明译者需要田野调查,需要到作者曾经的生活场景中去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

除戏剧外,汪榕培还英译古代诗歌,如陶诗、《诗经》等。汪榕培说:“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陶渊明,所以我也翻译了他的诗歌。”^[8]大多数情况下,汪榕培喜欢什么译什么,如此可调动译者的能动性,翻译质量和速度也更有保障。

汪榕培英译陶诗依然采用“传神达意”标准,依然采用韵体,也承认有“因音损义”的地方。既然知道“因音损义”,为什么还力求押韵?汪榕培认为:(1)陶诗是韵诗,翻译应韵译;(2)诗歌传达意境,字字对译不能产生好的译本;(3)陶诗是文学的,不是学术的,故采用“文学翻译”方式。但第二点有些绝对,字字对译有可能对原文产生损害,也有可能不产生损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
Yet with no sound and fury do I ken.
To tell you how I can keep deaf and blind,
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ful mind.
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
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
The evening haze enshrouds it in fine weather
While flocks of birds are flying home together.
The view provides some veritable truth,
But my defining words seem to me uncouth^[9].

汪榕培采用意译,添加了 ken, pleasure, uncouth 等韵词,基本贴近原意。一首中国诗,韵译为英文,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否感觉到“传神达意”?这是个问题。双语对照可知译文是否忠实原文,即“达意”;而“传神”多为读者感觉,因为时空和经历不同,读者感觉也会有差异,是否“传神”多是译者的自我认识。对此问题,南开大学刘士聪认为,母语不是英语的读者,其感觉与英美读者不一样;母语不是英语的译者因不知道英美读者对译文的感觉,故他对自己的译文

没有信心。

除陶诗外，汪榕培还英译《诗经》。《诗经》是“五经”之一，其源头是民歌，这与汪榕培对戏剧的爱好有内在渊源。此外，汪榕培还提到：

西方出版的《诗经》译本对于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译本出版年代较远，未能体现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上译者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局限、当时诗风的影响，未能体现诗篇的真正内涵。我国译者有责任担当起重新翻译的责任，使英译的《诗经》能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思想面貌和诗歌特色。本书的译文不是以西方的学者或研究者为主要对象，而是以当代西方普通读者为对象，所以书中没有任何考证和注释，以便读者能够顺利地阅读^{[10] 前言 28}。

汪榕培未把《诗经》看成儒家经典，而是将其看作古代中国人的“百科全书”，回到《诗经》源头看待《诗经》。如《将仲子》第一节：“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Prihee

Prihee, my dear sweet heart,
Do not climb into our yard,
Nor break the willow branch!
It's not for the branch I care;
My parents are o' ver there!
You are deep in my heart,
But what my parents say
Will worry me all day^{[10]137}.

在某次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汪榕培专门讲了这首诗的英译，当然其也是汪榕培自认为译得比较成功的一首。首先，这首诗的译文贴近原文，极少改动。其次，译文用词短小，符合先民歌谣式传唱。再次，译文放弃了传统的音韵形式，显得更灵动。如果按传统的押韵方式 aabb 或 abab 则会显得单调。最后，译文实现了汪榕培英译古代诗歌要揉进古味的主张，如 prihee, o' ver 的运用。只是揉进古味有可能导致古今混杂，文体不纯，此类译文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总体而言，这首译诗基本符合汪榕培“传神达意”的翻译标准。

汪榕培追求“传神达意”，且“达意”大于“传神”，这是他不会偏离原意的根本原因。当然，

汪译中国诗歌也不是每首都是成功的，也存在以韵损义的现象。从中国诗歌英译史看，韵译中国诗歌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外国读者不太在意诗歌尾韵的声响，而更关注中国诗歌的意象、情感和思想。只要将这三方面英译出来，译诗就是成功的。是否押韵是形式问题，不应成为诗歌英译过分关注或过分讨论的焦点。

三、翻译思想古典化

汪榕培典籍英译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二是“传神达意”标准观。

汪榕培英译的中国典籍大多已有了英译本，甚至多个英译本，再英译是否必要？为了说明复译的必要性，汪榕培通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即翻译永无止境，不会有定本，这是汪榕培辩证复译观的体现。

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认为：“不存在完美的、理想的、或者‘正确’的翻译。”这种说法颇有点“译可译，非常译”的味道。原始语的文本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内容可能会产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乃至因地而异的不同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译入语文本；译入语所采取的形式或措词也会因人、因时、因地而作出不同的选择；至于原文的言外之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老子》这类内涵丰富的哲学著作现在已经有了百余种英译本，将来还会出现新的译本，跟原著丝毫不差的“常译”本恐怕是难以乞求的^[11]。

汪榕培认为中国典籍文本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对其认识见仁见智，这种看法与董仲舒的“诗无达诂”类似，也从另一侧面为复译提供了理据。综合汪榕培译本序言和所发论文，可将其复译观总结为：（1）跨学科视角。汪榕培借用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哲学思想及史学思想阐释“译可译，非常译”，寻找复译依据。（2）译无定译。从翻译史看，没有一个《老子》译本称为定本，故不存在“常译”，为复译寻找史学依据。（3）比读与复译。汪榕培英译之前会阅读曾经出现过的重要译本，其目的是要译出与他人不一样且水平更高的译本。事实证明，《老子》英译本约 200 个，

但并非后出的译本就先出的好,也并非每个译本都有价值。(4)经典的可译性。越是经典越具有可译性,可译度也更大,“四书”“五经”等经典不断复译即是证明。(5)差异性要求复译。因时、因人、因地不同,译文会有差异。总之,汪榕培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来说明“译可译,非常译”,比较有说服力。

此外,汪榕培认为,翻译与原作者之意隔着多层关系:(1)作者之意;(2)作者的言语;(3)形成书写文字;(4)译者解读作者的语言文字;(5)古今语言的差异;(6)因人、因时、因地产生的不同理解;(7)译者理解原作之意;(8)译者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原作之意。如此,从原作到译作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可以说,每个译本的产生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将原作推进一步或挖掘原作中不曾被发现的思想。人们对中国典籍经典文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只要人类存在,复译就会不断进行下去,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定本。

与复译相比,汪榕培更看重典籍英译标准“传神达意”。译本的好坏是有标准的,但不同时代的标准略有差异。中国历来重视对翻译标准的讨论:罗新璋在《翻译论集》中总结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即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这更像是自古至今翻译标准的总结;严复的“信达雅”说的是翻译“三难”,但人们几乎都将其看作翻译标准;还有许渊冲的“三美”等。汪榕培明确提出自己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讨论译诗标准的著述汗牛充栋,论述者从各自的理解和体会出发,制定了各自的准则。依笔者之见,如能做到‘传神达意’就可以算是上好的译作了”^[12]。后来,汪榕培将“传神达意”应用到其翻译的所有文体中。

“传神达意”是“传神”和“达意”二分法,还是“传神地达意”一分法?对此,汪榕培有过说明:

要说我的翻译标准,我在199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比较与翻译》书中的一篇文章里写过,总结为四个字“传神达意”。“传神”就是传达原作的神情,包括形式、语气、意象、修辞等等;“达意”就是表达原作的意义,特别是深层意义,同时还要尽量照顾表层意义。另外,

这四个字不是随意排列的,即“传神”和“达意”不是并重的,从语法角度来说,“传神”是“达意”的状态,即“传神地达意”。比如,对于译诗来说,一首好的译诗首先要表达原作的基本意义,传神是在达意的基础上传神,不达意则无神可传^[13]。

按汪榕培所言,“传神达意”即传神地达意,故达意比传神更重要。在中国典籍翻译中,“意”即作者之意。如何才能得知作者之意?可采用孟子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评论他人的作品不能抽出个别字句来曲解作品的中心意旨,也不能从句子的表面意义去说明作品,以防曲解作品的思想。要把握整个作品的主旨,探知作者的意图,借以分析作品的内容和思想,这才是正确的批评方法。将“以意逆志”用在翻译上就是,译者要通过文字揣摩作者之意,将作品中的思想精神翻译出来,也就是翻译要“信”,要不悖原文,此为“意”。

“达”指从一边到另一边,有“走”的意思,也可参考孔子《论语》的解释:“辞,达而已矣”,也就是把语言文字之意传达给对方,让对方明白“辞”的内容和意图即可。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损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14]可知,“达”不是表达,是传达,是翻译过程。由于翻译过程的复杂性,“达意”不会百分百,必然有失真走样的地方。

什么是“传神”?汪榕培提到了几个要素,但还需要作出一些规定,因为“传神”是形而上因素,不能与原本进行比较,也不能依据原本来评价,这样一来,“传神”只存在于读者的反应中,而读者心中的反应又不好测量或评估,故“传神”的量化是“传神达意”作为典籍英译标准的关键。这样说并不否定“传神达意”作为典籍英译标准,而是想说明,一定要给“传神”一个规定性,一个系统的说明,让其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标准,而不是读者不同,“传神”也不同,这就是“传神达意”作为典籍英译标准不好操作的地方。尽管不易操作,但不妨碍它作为一种翻译标准,让

人们去深挖其内在意义,并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丰富,变成典籍英译的理想标准。

在“传神达意”中,过多强调传神有可能“以辞害意”,从而对“信”或“达”造成伤害。一旦解构了“信”,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就会越过边界,要么自以为是,要么过分注重形式与技巧,忘掉了翻译的本质是“信”、是忠实。“传神达意”可以用在文学翻译中,特别是诗歌翻译中。对于“四书”“五经”等中国思想类作品,“达意”是必须的,“传神”则没有必要,因为思想类作品最怕思想和内容与原作不符。因此,翻译的绝对标准是“信”,其次是“达”,其他标准都有一定的局限,不是什么样的题材都适合。“传神达意”也不例外,它只适合翻译文学作品。

把“达意”和“传神”放在一起是汪榕培跨学科融合的结果,因为“传神”来自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头一条是“气韵生动是也”。元人杨维桢认为“气韵生动”就是“传神”。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巧艺》中说:“顾长康(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图绘人物,应当表达出神情意态,这是“传神”在绘画中的应用。“达意”和“传神”分属不同艺术范畴,一个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言意之辨”,一个属于中国传统画论,汪榕培将其整合到一起形成翻译标准,扩大了翻译研究范围。

综上所述,“传神达意”是把原作的一切意涵传达给读者,关涉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作为译者肩挑两头,要求其既不悖原作者,也不逆读者,把二者协调起来即是其任务或追求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传神达意”更像是对译者的要求,或译者的追求,而不是翻译或批评的标准,此为“传神达意”的价值所在。

汪榕培在典籍英译实践和理论主张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从作品选择看,汪榕培的选译与其性格、

喜好和译风比较一致,如《老子》《庄子》《诗经》《牡丹亭》及陶诗等。从译本语言看,汪榕培采用当代英语,注重阅读与接受,但有时也加入个别古英语词汇,让读者模糊地感觉到是在阅读中国古代作品。从翻译理论上,汪榕培的“译可译,非常译”和“传神达意”属于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复译观和典籍英译标准有启发意义。总之,汪榕培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对典籍英译作出了较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WANG Rongpei, PUFFENBERGER W. Tao Te Ching [M]. Liaoni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REN Jiyu. The Book of Laozi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3: 62.
- [3] 汪榕培,任秀桦. 英译庄子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朱睿达. 英语世界的《易经》译介研究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
- [5] 汪榕培, 任秀桦. 英译易经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2-3.
- [6] 汤显祖. 牡丹亭 [M]. 汪榕培,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7] 汤显祖. 牡丹亭: 英汉对照: I [M]. 汪榕培,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8-11.
- [8] 蔡华. 巴赫金诗学视野中的陶渊明诗歌英译: 复调的翻译现实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他序 1.
- [9] 汪榕培. 英译陶诗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146-147.
- [10] 汪榕培. 诗经: 汉英对照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11] 汪榕培. 译可译, 非常译: 英译《老子》纵横谈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2(1): 25.
- [12] 汪榕培. 传神达意译《诗经》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4(4): 11.
- [13] 朱安博. 译可译, 非常译: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3): 4.
- [14] 钱锺书. 林纾的翻译 [A]//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29.

责任编辑: 徐海燕